

花笺图说

王双启题



花笺图说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王双启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524.9
25

花笺图说

王双启

化笺图说

王双启题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花笺图说 / 王双启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306-6579-4

I. ①花… II. ①王… III. ①信纸-收藏-中国-古代
②信纸-鉴赏-中国-古代 IV. ①G894②K8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0024 号

统筹策划:李勃洋 汪惠仁 整体设计:王 欣
责任编辑:田 静 张 森 责任校对:曾玺静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发行部)

+86-22-23332656(总编室)

+86-22-23332478(邮购部)

主页:<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天津市银博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47 千字 图数:168 幅

印张:11.25

版次:2015 年1 月第1 版

印次:2015 年1 月第1 次印刷

定价:79.00元

页一 综述

页五一 分说

页五二 薛涛笺

页五六 一幅仅存的“祥瑞笺”

页五八 金冬心“梅花笺”

页六六 曲园墨戏“会友笺”

页七二 林琴南“宋人词意笺”

页八二 吴昌硕花卉小画笺

页九〇 齐白石淡彩大笺十二幅

页一〇〇 王振声蕉窗听雨笺

页一〇三 帘纹小八行薛涛画笺

页一〇六 淳菁阁制色底画笺

页一一〇	彩印花卉小笺
页一一八	汤定之松竹花果笺八幅
页一二六	吴待秋梅花笺八种
页一三六	荣宝斋“壬申笺”
页一四二	徐燕孙钟馗笺四幅、封筒二枚
页一五〇	王雪涛花木草虫笺
页一五六	丁佛言勾摹钟鼎文字笺
页一六〇	文人自制砚拓笺
页一六六	荣宝斋精制小幅便笺
页一七〇	无款花卉小幅便笺
页一七三	后记

花
笺
图
说

目
录

花
箋
圖
說

綜
述

一美領明事甚色綠翠小櫃久小

獲傷油

至牙櫃漆如槐
至石如石後不

敢請

委目

即之上同

上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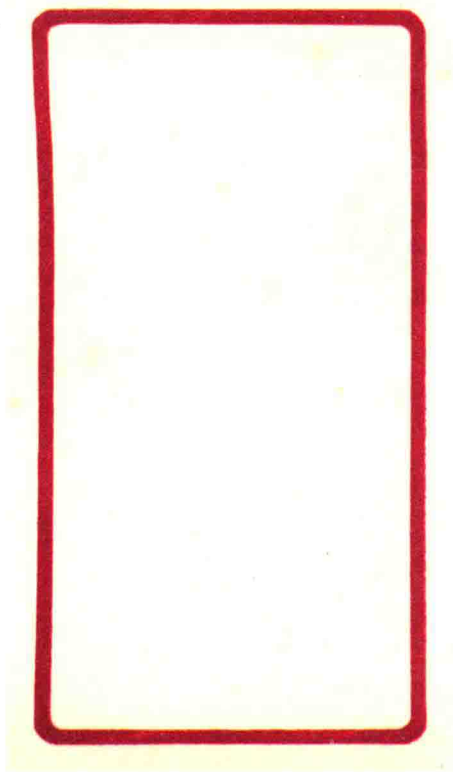
尊堂太夫人壽殿康寧

親眷內外均安

殊祉心悅婦孺以下刊拜長清婦

乃徽夢之敢心寒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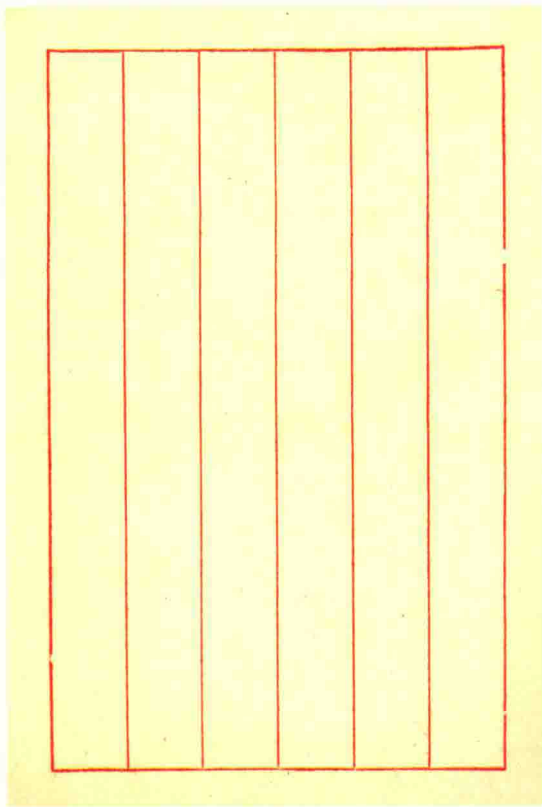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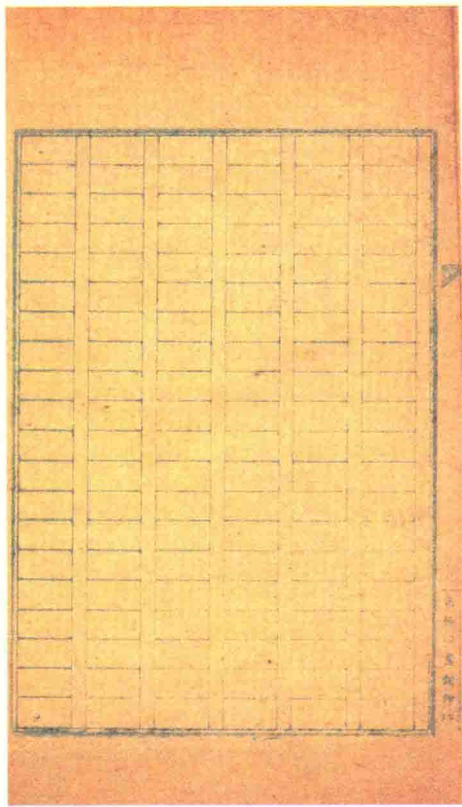
图一：笺纸的“框”

古时文人的日常用品，大都精致考究，或使用，或把玩，可助文思，可发雅兴，故而有“纸墨精良人生乐事”之类的赞叹。纸，属于“文房四宝”，作为诗文书画的“载体”，更是文人时刻不能或缺之物。陆放翁有诗句云：“浣花理腻觉毫飞”，又云：“笑拈蛮笺落醉题”，更是生动地表述了在名笺佳纸的触发之下诗人挥毫落墨逸兴遄飞之情状。

日常用纸，须裁为小幅，小幅的纸，其名曰“笺”。纸张出现以前，用竹片写字，故“笺”字从“竹”，“戔”声，戔是小的意思。字亦作“牋”，易竹简为木牋，其义全同。笺纸小到什么程度？文献记载说是“才容八行”，只能容得下八行字，这是与“卷子”比较而言的，一幅长卷容得下几十行上百行。就现存实物进行测量，那是长约三十厘米，宽约二十厘米，这是一般经常使用的笺纸尺寸，现存实物按传统规格制作，代代沿袭，不致有太大的出入。大于这个尺寸，即为大幅；小一些的，长约二十二三厘米，宽约十二三厘米的更为常见，是为小幅；再小的就是“便笺”（俗称“便条儿”）了。上述四种笺纸的尺寸规格只是大致情况，各家制作自行其便，并无严格的要求，尺寸略有出入亦属正常现象。



图二：笺纸的“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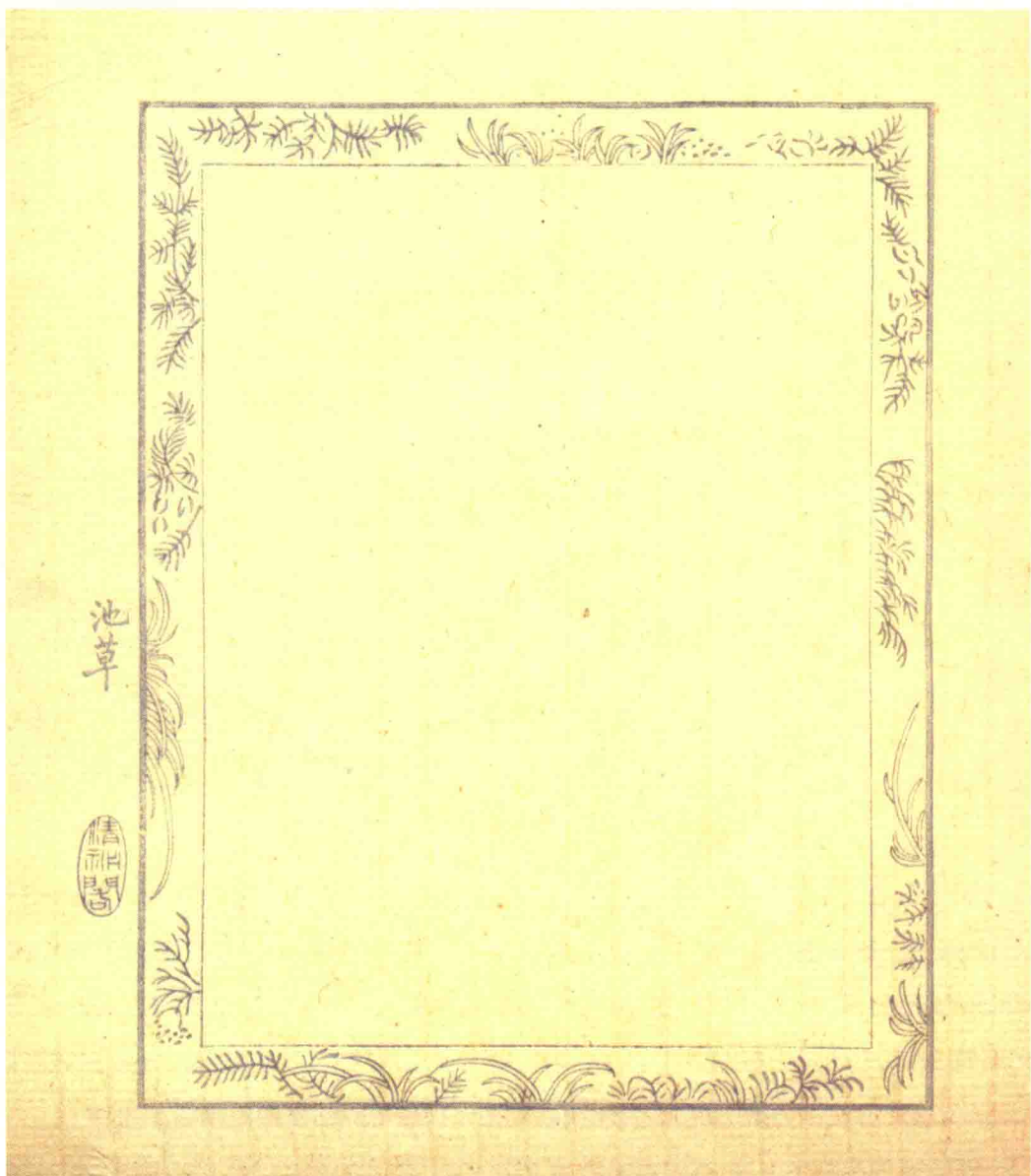


图三：笺纸的“格”

为什么形成了长三十、宽二十的“标准”尺寸？这是由所写的字迹大小决定的。人们在书写诗稿、信札之类的日常应用文字时，习惯写“拇指盖儿”大小的字，亦即每字约占两厘米见方的面积。依此计算，每幅八行，加上左右留边，其宽度约为二十厘米；其长度约略符合“黄金律”，大概是三十厘米，留出天头地脚，每行大约可写十几个字，全幅可容百字，这样的尺寸恰敷所用，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通用的标准规格。

在素白的笺纸上写字，大小横直不便掌握，为了落笔分行有所参照，并便笺面匀称整齐，这就须要印上边框、界栏、方格等等。圈定范围，留出天头地脚和左右边空，这是“边框”；纵向划道儿，分出行次，这是“界栏”；横向再加线条儿，打成格子，这是“界格”。类似图一、图二、图三所显示的框、界、格，完全出于实用的需要，故而朴素无华。

写字，有时真的须要“爬格子”，写楷体字、繁体字尤其如此，因为没有格子便不能确保字迹的大小相同与行列齐整。古时做官的，给上司写“呈文”，给皇帝上“奏折”，都必须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在“白折”纸上，不许打格儿，怎么办呢？于是才有了“垫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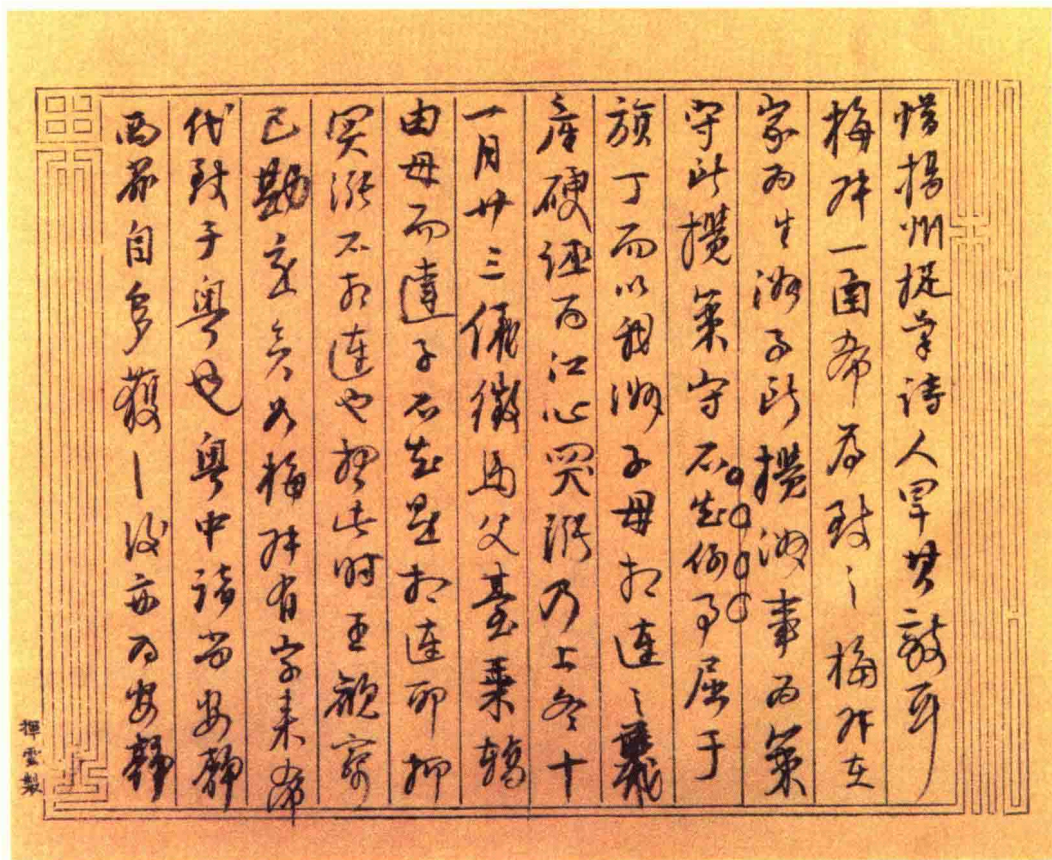
图四：“花框”箋纸

——把一张印好的黑白格子，垫在“白折”的下面，照着透出的影儿，一笔一画规规矩矩地写来。再附带说一下，图三所示当年商务印书馆印的这种作文格纸，设计相当巧妙，不是正方格而是扁方格，这是按照“小字双行夹注”的传统习惯设计的，可以写一行，也可以并排写两行，疏密通用，而且左右都有修改的空隙。设计者尽心敬事，其情可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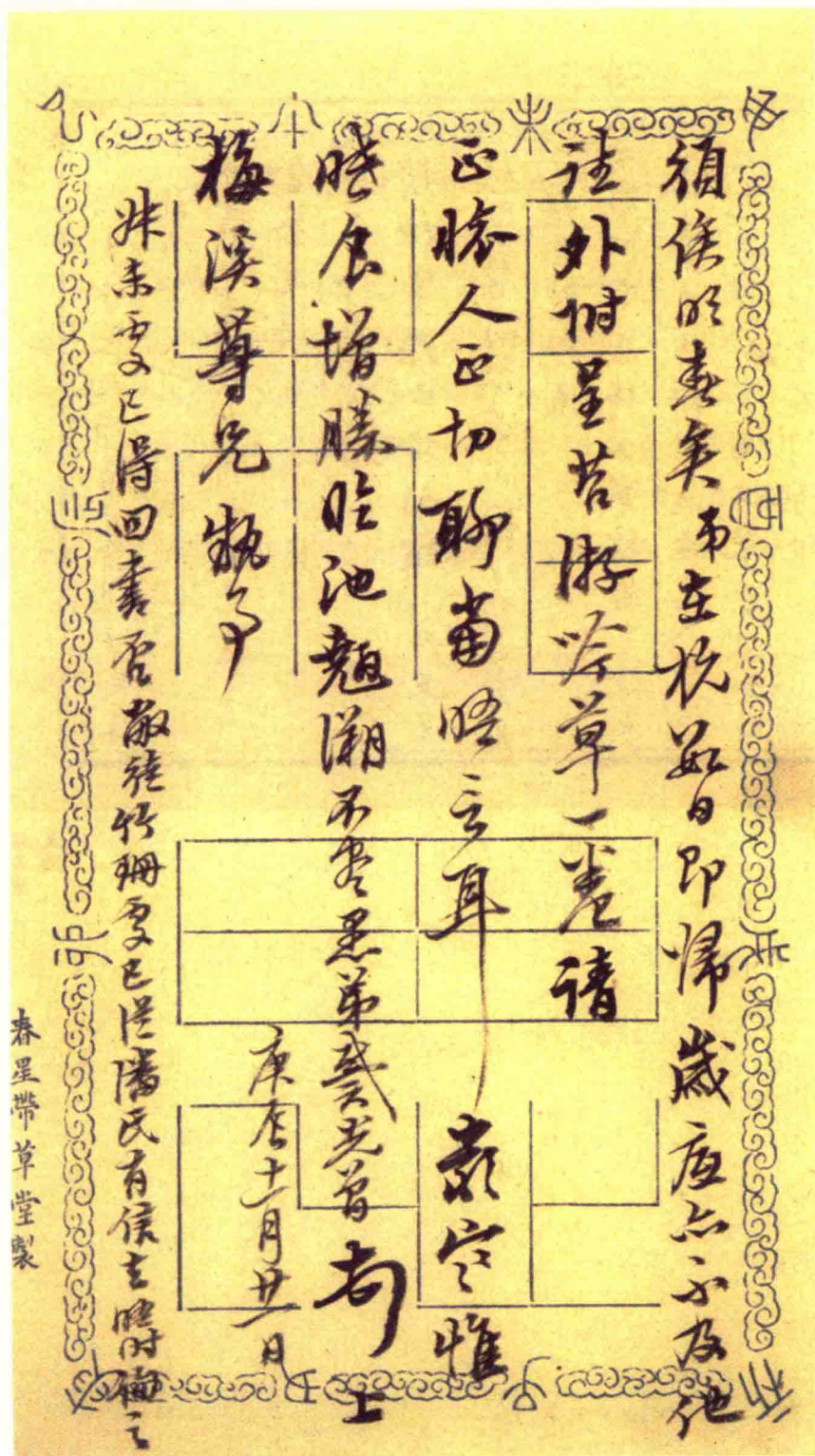
朴实无华的边框栏格，没有装饰作用，没有美化效果，因而也没有观赏性与艺术性，

有的仅只是实用性,为写字提供便利而已。但是,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是无处不在的,于是,单纯的边框栏格变出了诸多新颖别致的花样,在有助实用的同时,又取得了装饰美化的效果,这就有了看头,可供欣赏了。请看图四,边框变成了“花框”,加宽了的框子里画满了各种水草。图五,左右边框很宽,细看却是由“相思”二字组成,设计巧妙,耐人玩赏。图六,同是“相思”二字,在春星草堂所制的笺纸中,又被设计成了花框里面的界栏,同时还把“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的字样布满了一圈四周,从而寓含了“一日相思十二时”的意思,更觉情意之委婉而深切。花样翻新,且含寓意,终于使得这类笺纸在实用性之外增添了装饰性与艺术性。欣赏这类笺纸,人们不是直接感受它的形象之美,而是在获知它的寓意之后引发出来了某种联想,从而感到温馨,感到愉悦,所以说,它所传达的是“意象之美”。意象取决于欣赏者的主观感受,因人而异,千差万别,而且只能自己品味,毋须明言,所谓“相思只自知”是也。图七,是清末民初人张翊美用仿古方格小笺所写的书信。该笺格

图五:“相思”笺



图六：「一日相思十二时」笺



子方正,直道粗而横道细,突出了竖行的界栏,而且显得别致,加上右上左下两行款识就更加与众不同,尤其是款识中点到著名学者“曲园老人”,点到秦朝李斯所作《苍颉篇》,那就更增添了它的历史与文化内涵。该笺也是能够引发联想而使人获得意象美感的。

具有明显的装饰意义的,还有图案式的“底纹”,那是有规律地排列同一花纹,使之布满笺面,常见的有云纹、冰纹等,如图八所示。底纹能起到衬托字迹的作用,避免单调,避免空旷,使笺面显得饱满充实,尤其能使所写字迹显得隆重而高贵。至于“洒金”、“水涸”、“虎皮”之类,当然也有装饰美化的作用,但和图案底纹恰恰相反,它们追求的是自然形成的缤纷错落,而不是有规律的组合排列,不须艺术构思,故而置之不论。

对素白笺纸进行装饰美化的最主要的手段是染色和印花,这两种手段有时分用有时合用,亦即有单独染色的,有仅只印花的,也有染色与印花一并采用的。染上颜色,印上图画,笺纸就成为了“花笺”,但习惯上仍然泛称“笺纸”。

“花笺”之名,古已有之,屡见于诗句言辞。南朝徐陵编《玉台新咏》序文中有“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之句;五代南唐时,欧阳炯为《花间集》作序,文中有“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之句。把经过了装饰美化的笺

图七:张翊美仿古方格小笺



图八:云纹笺





图九甲：“薛涛”色

纸称作“花笺”，这是几百年来已经被确定了一个统称，一个共名。别的名称，“蜀笺”、“蛮笺”只记产地，“诗笺”、“信笺”仅标用途，皆未若“花笺”之标举特征而名实相符。

花笺的特征是显示在颜色与图画上的，于是便区分出了两大类——色笺与画笺。“色”字，此处宜读为 shǎi。这种情况恰如布匹之分为色布与花布两大类一样，色布、花布也是用染色与印花的手段对布坯进行美化加工的产物。色笺与画笺又只是个大致的区分，如前所述，花笺所呈现的色与画往往并存，除了白纸印画的，更多的是色纸印画，民国以前的花笺尤其如此。区分色笺与画笺，要看它的制作是以染色为主，还是以印画为主：前者为色笺，后者为画笺。当然，也会有两者并艰难分轩轻的情况，那就统称“花笺”好了。只能大致区分，不必过于拘泥。

花笺的历史，至迟要从中唐时代的“薛涛笺”算起，至今，即从公元八世纪后期直至二十一世纪初期，大约是一千三百年。在这段历史时期之内，花笺的产生发展，兴盛繁



图九乙:“松花”色

荣,乃至衰落与消亡,都是历历可见的。

最早制作花笺的,姑且认定是中唐时代的女诗人薛涛,但她的作诗远远不如她的制笺更为有名。薛涛制笺,全在染色,这也正是美化笺纸首先选取的重要手段。她染得最成功的,是一种很独特的深桃红色,这种颜色艳而不俗,备受赞赏,遂成标志,径称“薛涛”,一直流传,至今未绝。“薛涛”之外,还有一种叫做“松花笺”的,也是她的名作。“松花”容易被误认为是一种花样,其实不然,经过近人考证,可以确认它是一种颜色,又恰好与“薛涛”的“深桃红”成为对仗,它是——“嫩松绿”。如图九甲、乙两幅就是“薛涛”和“松花”两种著名笺纸颜色。

染色,对于纸性是会有影响的。颜料经水溶后应该仍然存在有极其微小的颗粒物,它们渗入纸张的纤维之中,必然会改变纸张的吸水性,使得它不再像生纸那样快速地润透,于是用色笺写字可以行笔稍缓,从容不迫。制作考究的色笺,染色之后还要经过一道“研光”的工序,与裱画师傅最后往裱纸后面打蜡防潮的操作手法相似,用手掌大

小的一块卵石作工具,取其坚硬与光滑,用它在纸面上碾轧摩擦,使之质地密实,表面平整。经过研光的色笺,运笔不滞,“吃墨”适中,写起字来格外舒服,这恐怕也是人们一直喜欢使用色笺的一个原因吧。

色笺的颜色很快就多样起来,元朝人费著的《笺纸谱》记载,北宋时有一位谢景初,专门制作“十色笺”,其颜色分别是深红、粉红、杏红,深绿、浅绿、铜绿,深青、浅青,再加



图十甲：清代什色小幅便笺